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三素分析法

曾小红

(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102)

摘要: 文章针对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材注释及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提出了词汇教学之“三素分析法”。“三素”指的是词的“语义素”“句法素”“语用素”; 并举例讨论了三素分析法不仅有助于更透彻精辟地解释词义, 还结合词义展示词语的句法功能和语用条件, 能有效帮助学习者建立起科学的汉语词汇学习模式, 达到有效运用的学习目标。

关键词: 对外汉语; 词汇教学; 三素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249 (2019) 01-0112-05

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中、高各个阶段都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生词在教材中的释义、注解及其课堂教学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往往影响显著; 然而词汇的习得情况, 特别是一些近义词的习得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中介语的各种相关偏误层出不穷。如何在教材编写中对相关词语的释义及注解加以改进, 以及如何在课堂教学中高效地将与词语解码编码紧密相关的信息提供给学习者, 从而引导学生正确地使用目的语词汇? 这些问题都是本文思考的缘起, 并在探寻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提出了三素分析法。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陈剑芬、李艳(2014)调查了杨寄洲先生主编的《汉语教程》1~3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课后生词的翻译, 发现了58条较为典型的错误或不当翻译词条, 这个数据说明目前的对外汉语教材在词汇处理方面的错误率还是挺高的。这一部分的内容特别须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使用教材的过程中实施一些补救措施, 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我们进一步调查了《发展汉语》《汉语教程》等使用比较普遍的对外汉语教材, 结合本文所要阐释的三素分析法,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一) 教材释义或注解不恰当

目前的许多对外汉语教材, 初级阶段大都将汉语词汇直接翻译成学生的母语或媒介语(其中英语最普遍),

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方便, 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 不同语言之间意义完全对应的词是很少的, 有些释义选择的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应词; 其次, 由于民族心理和思维模式的不同, 即使意义完全对等, 在用法上有时也存在差异。因此, 这样的释义在语言运用中常常会诱发很多偏误。

1. 非对应词释义或非对应词条以英语(或其他媒介语)单词形式释义, 产生混淆, 导致偏误

汉语中有些词, 特别是文化词, 在很多语言中并没有合适的对应词, 或对应关系很模糊, 汉语与外语之间绝不可能是简单的对等词切换。比如汉语中的称呼词语, 其使用频率很高, 数量也不少(以2003年出版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为例, 其甲级词汇就收录了8个常用的呼语: 小姐、先生、老师、师傅、姑娘、同志、同学、服务员)。一般教材和教师的课堂教学只提供这些词的概念义, 没有强调其呼语的特性及相关的句法语用信息, 如: 有些既可以单独使用, 亦可以冠以姓氏; 有些对使用的场合和对象有限制; 有些称呼是多义性的, 要注意使用的场合。这些信息部分或全部缺失的情况下, 习得就会受阻, 学习者语言输出就会出问题, 有时甚至会导致影响严重的交际后果。例如:

(1) *[footnoteRef:1] “姑娘, 去图书馆怎么走?” 一个20出头的外国留学生问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中国同学。

收稿日期: 2019-01-06

作者简介: 曾小红(1971—), 女, 江西萍乡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对外汉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姑娘”“小伙子”“小朋友”是年长者对陌生年轻男女的称呼，例（1）中的年轻外国学生称自己的中国同学为“姑娘”让人很不舒服。这种使用是不恰当的。

而“大家”这个词正好相反，很多教材（包括词典）在生词中将其释义为“everybody”，“大家”在汉语中不能用于称呼，而“everybody”在英语中是可以用于称呼的，仅限于概念义对应上的词汇学习导致了运用的失败，有不少学习者直接用“大家”来称呼。如：

（2）*“大家，这里在哪儿可以考HSK？”（一个印尼学生在班级微信群里的提问）

同样作为称呼语的“师傅”一词，其中介语的使用频率远远低于母语使用者，学习者对其采取回避策略本身就说明习得并未完全获得。

2. 对应词选择不当

汉语中有大量的多义词，注释甚至课堂讲解与词汇义项不符的现象也很常见。先来看一个学生造句：

（3）*我来中国好年了。

初看会有些摸不着头脑，学习者中介语产生偏误的原因是什么？调查教材释义很快发现了问题。

《发展汉语》初级汉语听力（上 P128），将副词“好”解释为“a few”，例（3）句中，学生想表达的原是“我来中国几年了。”受教材释义的误导应该是偏误成因之一。我们同时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该义与课文中“好”的意义并不相符，课文原句为“他有一个朋友，会说好几种语言。”（《发展汉语》初级汉语听力（上），P129），与之对应的释义应该选择“quite”。这种错误的对译必然误导留学生，我们认为应该强调词汇注释和课堂讲解都要突显该词在具体课文中的意义及使用范畴。

对译词选择错误的也不鲜见。如动词“嘱咐”，《汉语教程》第3册 P4 生词中，英文注释为“enjoin”。然而，enjoin 在英文中表示责成、命令的意思，与汉语中的“叮咛”之义相去甚远。再如：Chinesepod 网中高级课程材料 A Gamer's Collectibles 收录了“宅男”一词，在生词表中英译为“shut-in male”；但英文中的“shut-in”指因病（或残疾）不能外出或卧病在家的人，而“宅男”一般指长期足不出户的人，两者的语义也明显不相符。这些词汇释义显然是不恰当的，必然给习得增加障碍。

3. 注释讲解用的译词与原词的词性或语态不相符

虽然词类转译或语态转换是翻译中一种常见的技巧，但在语言教学中却应该尽量避免，因为教学的目标是让学生了解所学语言项目的意义和特征，如若注释或课堂讲解过程中忽略这种特征的对应，很容易使学习者

对词义词法混淆不清，导致偏误的产生。

比如“默默”一词的词性是副词，恰当的对译词也应该选择副词“quietly；silently”，但教材（《汉语教程》第3册（上 P3））却释义为“quiet；silent”。课堂作业中就发现了学生写出因母语是形容词而负迁移的句子：

（4）*教室里非常默默的，没有一个人说话。

这是词性不对应产生的语际负迁移。语态和语体色彩以及语用信息的不对应也会造成误解。

比如“激动”一词，《汉语教程》第3册（上 P132）释义为“exciting”，课文中的句子是“大家都很激动”。可以看出，“exciting”虽然也是形容词，但与教材例句语义不符。“exciting”，这种现在分词形式的形容词一般只形容事物，不能用来形容人，过去分词做形容词的形式“excited”才能表示人因事而情绪激动。此处应该用“excited”。

语体同样应该尽量对应。例如，“要不然”，常被解释为“otherwise；perhaps，how about”（来源 Chinesepod 网中高级课程材料 Employment Permit Issues）。“要不然”是口语表达，而“otherwise”是书面语，这样解释忽略了词汇的语体色彩。

（二）教材释义或注解不充分

1. 虽为对应词释义，但在意义上并非完全对应却没有必要的说明。

有一些词的外语对应词只是部分对应，简单地用这样的非完全对应词来释义，也可能造成习得过程中的障碍，导致偏误的产生。

例如，一般的对外汉语教材常常将“工人”释义为“worker”。然而，英语中的“worker”不仅可以指体力劳动者，还可以指脑力劳动者，二者在词义上是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曾有留学生这样介绍自己的父亲说：

（5）*我爸爸是政府工人。

稍加分析，这种偏误可能正源于上述重要信息缺失，即释义不完整而导致的结果。

2. 概念义对应，但句法信息语用信息不对应的情况缺乏必要的解释。

以上举的都是实词的例子。虚词的情况更加普遍，偏误也更多更难纠正。以“和”与“and”为例，一般的对外汉语教材通常将现代汉语中的连词“和”对译为“and”；然而，“和”与“and”有对应之处也有不对应之处，与“and”不同的是，汉语中的“和”只能用来连接词和短语，不能用来连接分句和句子。简单将“和”释义为“and”，学习者在语言运用中往往照搬“and”的用法，产生大量不合语法的偏误。如：

(6)*我在中国学习汉语,和我学习中国画,和我学习太极拳。

再如介词“从”,一般的对外汉语教材和课堂教学均将其对应于英语中的“from”。汉语中的“从”必须接处所名词或表示处所的名词短语,在相关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学习者往往从母语(或媒介语)“from”的相关知识出发来套用汉语的“从”,例如:

(7)*我从我的老师学到了很多汉语知识。

可见,简单的对应单词释义法,往往令汉语学习者误将其视为母语之对等词,导致母语负迁移的产生。

3. 教材释义对目的语中的近义词不作任何区别,产生混淆。

许多教材将“遇见”和“见面”均用英文释义为“to meet”,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对词义静态层面的概括性描写,只能帮助学生理解词义;如果教材没有对这两个词的用法作任何说明,不标明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课堂教学阶段老师亦未作必要的解释和区分的话,学习者很难有效习得。事实上,中介语中经常出现的这样的偏误:

(8)*周末到了,我很想见面我的女朋友。

(9)*真没想到,我们在中国遇见了。

再如“又”与“再”,一般教材不作区别都对译解释为“again”。然而,“又”和“再”虽然都可以表示同一动作、状态重复发生或出现,但“又”一般用于已经发生的情况,“再”用于还未发生的情况,同样的英语释义极易让学生混淆两词的用法,诱发大量偏误。如:

(10)*昨天的听力没有听懂,老师对我说:“你下课后又听一遍。”

(11)*昨天的听力没有听懂,我回家后再听了一遍。

(三) 课堂词汇教学有待改进

衡量外国学生是不是真正掌握了某一个词,标准有四个:(1)字形对号;(2)语音对号;(3)意义对号;(4)用法对号,而在这四个方面中,最重要的是意义和用法。

除了上文列举的教材释义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阻碍学习者对词义词法的正确理解之外,教学上的不充分、没有对缺失信息作必要的补充也是导致习得失败的重要原因。我们注意到,外国学生即使能记住教材上的释义,也未必能在现实交际中正确有效地运用这些词汇。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如果说教材一旦确定,一时很难更改,这就须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教材的缺陷予以补充。根据“字形对号”“语音对号”“意义对号”“用法对号”的习得水平衡量标准,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目标是帮助学生正确理

解词义并恰当地进行运用,这就既须要培养学习者的目的语解码(理解)的能力,又要培养学习者的目的语编码(产出)的能力,缺一不可。目前的词汇教学重心都在词汇语义上,而语言运用(编码)的过程只有词汇语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须要掌握相关词语的句法语用规则(即用法)。

如何有效地将这三方面的信息提供给学习者?首先要认识到词义、句法和语用都不是一个囫圇的整体,而是由若干成份组成的有层次的结构。其次,要重视并顺应第二语言习得规律。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目的语接受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所给的(教学)信息,从自己头脑中的“心理词汇”(mental lexicon)中去检索和提取与之相应的母语或目的语词汇,从而建立起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联系。这一语言获得机制的规律提示我们,信息的取舍侧重要从学习者的角度来选择,有些对于母语者来说是很自然的语言现象,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却很难掌握。因此,教学要从汉外语言对比的基础上,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为学习者提供足够的词义句法语用信息,克服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各种负迁移障碍,实现“语际正迁移”,帮助学习者正确地理解和使用汉语。

二、三素分析法及其运用

上文论述了词汇教学中将词义信息、句法信息、语用信息进行有机的结合教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词汇语义学“义素分析法”的启发下,提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三素分析法”,其中“三素”指的是“语义素”“句法素”“语用素”的结合,“素”强调的是“因素”而不是“最小的(意义)单位”,此法强调的是用言简意赅的方式提供词汇的语义信息、句法信息和语用信息。

三素分析法是一种细致精确的描写词义词法的有效方法。该法强调在教学中将词汇分析剥离成词义、句法、语用三个分析层面,将词的基本信息分割成三个层面信息的组合,同时对词语进行三个层面的微观层剖析,将纷繁的各种信息简明化、形式化,甚至标签化。并用“[]”表示语义素,用“{}”表示句法素,用“<>”表示语用素,“+”表示具有某特征,“-”表示不具有某特征。我们相信,这种方法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可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 三素分析法的主要内容

本文“三素分析法”之“语义素”指的是“词汇语义素”,与词汇语义学中的“义素分析法”之“义素”所指基本相同,但我们不强调它是最小的意义单位。如上文举例的“遇见”“见面”,都有一个相同的义素,即

[+见面]。

“句法素”指的是与有关词语的句法特征因素。如前文举例的“遇见”“见面”有一个具有区别意义的句法特征是一个及物动词，可以带宾语，一个是不及物动词，不可以带宾语。{+及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句法素”。

“语用素”指的是与词汇的使用环境、场合、条件有关的因素。如前文举例的名词“小姐”“师傅”“姑娘”等，可以用作称呼语；而“大家”却不可用为称呼语。<+称呼>就是我们所说的“语用素”。

三素分析法提倡在教材词汇释义或注释、以及课堂词汇教学时，尽量全面地把三个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当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具体运用时要避免过度概括的、抽象的，浑然囫圇的表述，而是要尽可能找出那些具有区别功能的信息；我们不强调最小义素、最小句法素或最小语用素的概念，但“素”追求的确实是言简意赅甚至标签化的因素描写；另外，在具体分析时要从学习者的角度结合具体的词汇使用语境来分析，在数量上也要控制。即，提倡省去对相关词语相同因素特征不必要的重复描写，直接通过区别性特征的对比凸显词与词之间的差别；另外，也提倡只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需要的相关的环节中使用，而且应该紧扣词语所出现的语境或文本；并尽可能避免对分析理论本身过多涉及，以免喧宾夺主。

在任何一项因素的特征的提取和表述上都要尽量遵循通用性、高频性、有限性的原则。用通俗易懂、使用频率高并且数量有限的标签化描述实现从学习者的角度找出混淆词语之间词义及用法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特征，把词义及用法分解成它本身固有的各个矛盾方面。具体分析强调文本和语境，强调词义句法语用规则的可分析性和可概括性，使词语信息具体化、实体化，增强词义的清晰度，便于学习者准确有效地将目的语词汇与其心理词典建立联系，促进习得，从而实现教学层面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二）三素分析法的灵活运用

当然，我们在实际的词汇教学中还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时候只须义素分析法即可有效进行区分，有时候须要其中两个因素，有时候须三素相结合。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上文例（5）中的“工人”，我们只须要通过语义素分析对语义信息作必要的补充即可将“工人”与“worker”区分开来，可以表示为：

工人[-脑力劳动者+非农业体力劳动者]

Worker[+脑力劳动者+非农业体力劳动者]

通过义素分析告诉学生，相对于英语的“worker”，“工人”一词在汉语中通常仅限于指称体力劳动者。这是目的语词与源语词的对比分析，还有大量的汉语（目的语）词汇也可用语义素清晰地进行分析。比如经常被同样翻译成英语“niece”的“侄子”与“外甥”，可以表示为：

侄子[+男性+血亲+下一辈+父系]

外甥[+男性+血亲+下一辈+母系]

有时候，可能须要强调的是“语用素”“句法素”，我们则通过语用素句法素分析来完成对比区分。比如“教师”与“老师”，教材一般都译释为“teacher”，但二者用法是有区别的。“教师”不能用来称呼，一般不能冠以姓氏；“老师”可以用来称呼，可以冠以姓氏。这是语用条件和句法组合的不同，可以用语用素句法素表示为：

教师：<-称呼>{-姓氏}

老师：<+称呼>{+姓氏}

而三素并用，往往可以解决所有词语辨析的问题。以“千万”与“一定”为例，二者的混淆偏误在中介语中也相当普遍：

（8）*你千万要给我买生日礼物。

这是因为学生学习“千万”时联想到副词“一定”的用法，并将“一定”与“千万”简单替换。而现代汉语中的“千万”在一般情况下往往用于恳切叮嘱，语义侧重于避免消极、不希望的事情发生；而“一定”则单纯地表示强调，不一定表示“叮嘱”。我们可通过三素分析法将两个词在词义句法和语用上的不同表示如下：

千万：[+避免消极+不希望的事情发生]

{+要 V/VP+不要 V/VP+别 V/VP}

<+恳切叮嘱>

一定：[-避免消极-不希望的事情发生]

{+ V/VP}

<+强调>

总之，与一般的词汇教学方法相比，三素分析法将词义词法切分成短小的因素特征组合，层次分明，使概括、抽象的词义词法变得直观具体，便于掌握。

我们强调使用三素分析法必须区分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及目的语水平等多种因素，必须始终坚持从学习者的需要出发，对学习者的来说很特别、很迷惑、很难的方面才是最值得描述的特征。当然，该法在各个因素信息的选取以及描述用语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描述标签化系统化也尚须时日。因此，我们应时刻关注语言研究的最新动态，努力将其研究成果转换为实际的教学应用。

三、三素分析法的作用

三素分析法深入词汇多角度多层面的因素分析,适当运用于对外汉语教材词汇释义及注释、以及课堂词汇教学(特别是词汇辨析)中,必将有利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汉语词汇的理解和运用。

(一)有助于透彻精辟地解释词义词法,区别汉语和其他语言中的对应词,有效地避免或减少两种语言对应词“不对应层面”导致的语际负迁移。

(二)有助于清楚地区别词义词法,适用于目的语的近义词辨析。汉语学习者在学了1500个左右的常用词语后一般就会遇到同义词、近义词等方面的问题。学生在学习新词时,常常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已经学过的近义词,并进行简单的替换;然而,简单的替换常常导致偏误,因为任何语言中严格意义的等义词是很少的。如果采用三素分析法,在学习之初通过词义句法语用层面的微观描述,强调相关词语之间的区别性因素及其特征,就能清楚直观地帮助学习者辨析词语在词义词法上的细微差别,高效完成“心理词汇”提取过程。

(三)有助于全面展示词语的词义及句法语用功能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一般将词义的讲授和句法语

用功能的展示分开,先讲词义,后讲句法语用功能,其中一般以句法功能为主。其实,词的意义和句法语用功能是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的,不宜割裂。

虽然三素分析法必须建立在汉外充分对比及语料库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将本体研究成果转换成应用规则,而要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三素分析描述体系和术语的标签化也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完成,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采用三素分析法讲解词汇,可在词义和词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凸现二者隐性的联系,使抽象的句法语用功能变得直观具体、便于理解掌握;能帮助学习者建立起更加科学有效的汉语词汇学习模式,促进第二语言习得。

参考文献

- [1] 陈剑芬,李艳. 初级对外汉语教材生词英译策略探析——以《汉语教程》1—3册课文生词英译为例[J].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4, 16(4): 82~84.
- [2] 陆俭明. 词汇教学与词汇研究之管见[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9(3): 12~17.

[责任编辑:吴侃民]

Three Elements Analysis in Vocabulary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ZENG Xiao-hong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102,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extbook annotations and classroom teaching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elements analysis method” in vocabulary teaching. “Three elements” refer to the “semantic”, “syntactic” and “pragmatic” elements of words. Examples are used to prove that the three elements analysis method can not only help explain thoroughly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but also effectively instruct the learner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Chinese vocabulary learning model by means of showing the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pragmatic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words mean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language.

Key words: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vocabulary teaching; three-element analysis method